

◆高阳崇拜的历史小说作家

旖旎风流，读之
令人心醉，真写情圣手也！

唐宫情史

许啸天原著
金爽整理



团结出版社

唐宮情史_上

许啸天原著 金爽整理



團結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宫情史/许啸鸣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03. 9

ISBN 7-80130-035-1

I. 唐... II. 许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史料—明代
IV. K248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4001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.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三河市东方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28·125

字数:829 千字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3 年 10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3 年 10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30-035-1/K·187

定价:42.00 元(上、下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出版说明

许啸天，名家恩，字泽斋，别号啸天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小
说家。著名话剧《黑奴吁天录》的编剧。他一生中提倡新文化，
著述颇丰。他的历史宫闱小说，体现了反封建意识，他要用历史
的真实批驳历史上御用文人竭尽阿谀而编写的皇家历史。作者的
叛逆精神使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，显示着“残酷的真实”，虚伪
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去；作者独特的发现历史真相的眼光与治史风
格，影响着现当代一批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，在高阳、二月河
的历史小说被广大读者熟知后，人们发现比他们更早，写得更精彩
的许啸天。他有犀利的目光，更是写情的圣手。

本书根据台湾高阳校阅过的版本整理而成，改正了明显的错
字、病句，对一些修辞，尽可能按现代汉语的习惯，进行了适当
的修订。书中作者思想有偏颇和过激之处，为尊重原作，没有进
行删改，相信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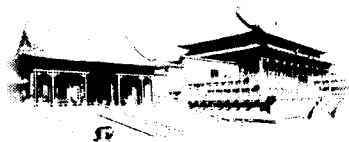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- 1 第 一 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
- 9 第 二 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
- 19 第 三 回 夸国富海市陈百戏 诉衷情明灯映红颜
- 29 第 四 回 眼波当筵会心默默 火光匝地群盗凶凶
- 39 第 五 回 燕子入怀娇魂初定 才郎列座慧眼频亲
- 49 第 六 回 红拂姬人奔公子 紫髯侠客盗兵符
- 59 第 七 回 荼蘼架下苦雨破好事 都护帐里烹儿饕餮涎
- 69 第 八 回 花嫩不经抽春风几度 眼媚宜露洗柳色无边
- 79 第 九 回 剪彩成花秦夫人弄巧 望辇结怨侯家女投环
- 89 第 十 回 谈天文袁紫烟得宠 贴人情大姨娘多情
- 99 第 十 一 回 玉环赠处郎心碎 锦缆纤时殿脚行
- 109 第 十 二 回 画长眉绛仙得宠 幸迷楼何稠献车
- 117 第 十 三 回 玩童女初试任意车 砍琼花忽得长春药
- 127 第 十 四 回 烽火连天深宫读表 笙箫彻夜终帟摇身
- 135 第 十 五 回 楼外烽烟书生画策 宫中酒色将军入彀
- 145 第 十 六 回 聚家宝李渊起义 相英雄虬髯让贤
- 155 第 十 七 回 陈水戏灯火澈御沼 步月光鹿影惊帝座
- 165 第 十 八 回 巡宫阙月下遇红颜 坐锦屏裙边订白首
- 173 第 十 九 回 彻宫禁私通魏氏 入阁门惨杀朱妃

唐 宫 情 史

- 183 第二十回 白绢绕颈炀帝就死 红颜贴体萧后贪生
- 193 第二十一回 恩怨分明美人成烈女 忠义昭著内官护幼君
- 203 第二十二回 夏建德自立为王 窦线娘巧战得婿
- 213 第二十三回 旧事重提萧后忍辱 新仇暗结秦王遭擒
- 223 第二十四回 马上坠弓鞋世民结袜 宫中正帝位李渊点妃
- 231 第二十五回 通贵妃父子聚庵 争良田妃嫔结怨
- 241 第二十六回 卫怀王淫凶杀乳母 隐太子贪色劫夫人
- 249 第二十七回 弟杀兄玄武门喋血 父禅子唐太宗即位
- 257 第二十八回 王将军巧计杀主 魏丞相私访遗孤
- 265 第二十九回 恩情缠绵杨妃失节 宫闱幽秘裴氏送儿
- 273 第三十回 天子风流侄配婢 东宫横暴奴私主
- 281 第三十一回 双美人搓脂摘玉 一老妻结义守情
- 289 第三十二回 兴佛法玄奘出使 伏祸胎武氏承恩
- 297 第三十三回 箫声起处初施雨露 素筵张时再证恩情
- 305 第三十四回 排异己萧妃遭谪 喜欢心皇后屈尊
- 313 第三十五回 王皇后失宠遭废 韩夫人当筵承幸
- 321 第三十六回 迎喜宫母女承宠 荣国第帝王祝寿
- 329 第三十七回 逼奸宫眷敏之得罪 惨杀后妃武氏行权
- 337 第三十八回 一废再废终立太子哲 初立继立虚设皇帝哲
- 345 第三十九回 炊突无烟佳人丧命 闺闼抱病公主易夫
- 353 第四十回 冯小宝初入迷魂阵 来俊臣威震丽景门
- 361 第四十一回 筑明堂大兴土木 夺宠姬祸因奸淫
- 369 第四十二回 薛怀义力竭身死 张易之身强中选
- 377 第四十三回 玉臂触处情心动 美貌传时赘婿来
- 385 第四十四回 皇太女天开异想 崔侍郎暗纵娇妻
- 393 第四十五回 拔佛须公主斗巧 游夜园驯马偷香
- 401 第四十六回 皇后裙边云飞五色 太子府中议灭三思
- 409 第四十七回 韦皇后妙选面首 冯七姨奇制荐枕



- 417 第四十八回 慧范和尚双雕艳福 太平公主三日奇缘
- 425 第四十九回 朱棒横飞后妃惨死 香木杂佩帝子中谗
- 433 第五十回 惠妃得子金神入胁 明皇遇仙黑僧降龙
- 443 第五十一回 惠妃计杀太子 力士夜进梅妃
- 451 第五十二回 廊阁纤竿骊山宫 龙凤腾舞华清池
- 459 第五十三回 翁占媳杨贵妃承宠 兄通妹虢夫人守寡
- 469 第五十四回 冰盘献荔枝 温池赐香汤
- 479 第五十五回 盗美姬庆绪夺父妾 续旧欢采苹承皇恩
- 487 第五十六回 杨贵后翠阁争夕 唐明皇夹幕藏娇
- 497 第五十七回 杨玉环醉排风流阵 李太白狂草训蛮书
- 505 第五十八回 幸曲江寡妇承恩 返杨府宠姬逢怒
- 515 第五十九回 贵妃截发赎宠 宫女窥浴动情
- 525 第六十回 占厦屋夫人营新第 调灵禽天子泣花坟
- 535 第六十一回 唐天子斗鸡 杨国舅私妹
- 545 第六十二回 赐御香明驼私发 辱宠臣内殿愤争
- 555 第六十三回 赐婚姻杨家极宠 讨奸佞张氏遗裔
- 565 第六十四回 安禄山惊破霓裳曲 杨贵妃醉戏小黄门
- 575 第六十五回 长生殿梅妃受辱 马嵬驿国忠丧生
- 585 第六十六回 白绫三尺贵妃毕命 短剑一挥夫人轻生
- 595 第六十七回 蜀道中玄宗让位 新殿上龟年骂贱
- 605 第六十八回 李暮题词看锦袜 杲卿割舌殉孤城
- 615 第六十九回 许远计杀敌将 张巡惨烹爱姬
- 625 第七十回 猪儿夜刺禄山 龟年途遇李暮
- 635 第七十一回 念梅妃宫中刻像 欺太上皇道旁拉马
- 645 第七十二回 会亡妃玄宗宴驾 爱良娣肃宗俱内
- 655 第七十三回 玉美人引出真美人 假夫妻配成怨夫妻
- 665 第七十四回 箭贯玉颈注缘分 杯饮酒泪识恩情
- 673 第七十五回 进忠言建宁王自尽 恋痴情李夫人乔装

唐 宫 情 史

- 683 第七十六回 辅国贪心窃奇宝 秋葵泄妒私俊男
- 693 第七十七回 李辅国行凶杀国母 程元振设计除奸雄
- 701 第七十八回 牟羽可汗涎母色 代宗皇帝恋后情
- 711 第七十九回 落魄女子充故钏 多情天子怜新人
- 719 第八十回 元载纳娇妻身败名裂 子仪绑爱子义正辞严
- 729 第八十一回 粉面郎后宫惑女 锦衣人深山访贤
- 739 第八十二回 吴国舅力除大憨 小公主下嫁狂儿
- 749 第八十三回 德宗曲意媚王女 士会弃官娶美人
- 757 第八十四回 急色儿好色取辱 薄命妇安命作丐
- 765 第八十五回 乱宫眷朱泚变节 击奸臣秀实尽忠
- 773 第八十六回 安乐王月下刺贼 德宗帝宫中绝粮
- 781 第八十七回 退长安朱泚纵色 守项城杨氏助夫
- 789 第八十八回 窦桂娘忍辱报仇 李宿卫痴情烝主
- 797 第八十九回 听谗言谋废太子 和番人遣嫁公主
- 805 第九十回 拘弭国进宝 卢眉娘全贞
- 813 第九十一回 云烟缥缈天子求仙 粉黛联翩学士承宠
- 821 第九十二回 法门寺迎佛骨 中和殿破私情
- 829 第九十三回 春色微传花障外 私情败露掖庭中
- 837 第九十四回 叔恋侄文宗急色 女负男太子殉情
- 845 第九十五回 夺美妾武宗下辣手 报宿恨郑后行残心
- 853 第九十六回 竞豪华公主下嫁 贪荒淫天子蒙尘
- 861 第九十七回 遭大劫黄巢造反 忌明主季述逼宫
- 869 第九十八回 杀宦官全忠立威 弑昭帝史太行凶
- 877 第九十九回 缢太后归束唐室 恋妻婢断送晋朝
- 885 第一〇〇回 长安祸起郭威称帝 陈桥兵变赵宋受禅





第 一 回

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

这一对玉人儿，面貌都长得俊俏动人。厚卿抬起头来，禁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的溜了一眼；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忙去母亲肩头坐下，厚卿也归了座。说道：“俺们五六年不见，妹妹越发长得和天仙一般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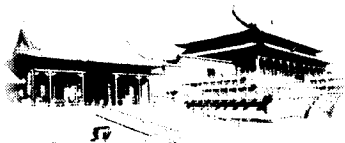
唐 官 情 史

绣户微启，湘帘半卷；那戴黑头巾的男仆，在门外来来往往，手中托着盘儿，把一碗一碗热气熏腾的山珍海味，尽向门边送去。帘内伸出纤细洁白的手儿来，把肴饌接进去。屋子里一阵娇嫩的欢笑声，夹着一个男子的哈哈大笑声，飞出屋子外来。原来今儿是中秋佳节，范阳太守朱承礼，在内室中会集他的妻妾儿女，举行家宴。这朱太守约有五十来年纪，长着白静脸儿，三绺长须。

他夫人荣氏，只生有一个女儿，长得娇嫩不过，取名便是娇娜两字。今年十八岁，正是女孩儿发长的时候；加上她花一般的容貌，玉一样的肌肤，腰肢袅娜，身材苗条，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，看一眼也使人魂销。这是朱太守夫妇二人的一颗掌上明珠，娇生惯养，轻怜热爱。这位小姐也读得满腹诗书，行坐端庄，全不见半点轻狂。朱太守有一位如夫人，小名飞红；年纪二十四岁，性格儿完全和娇娜相反，谈吐锋利，行为敏捷；一张嘴说得莺声莺语，满屋子只听得她的说笑声音。她说的话，又有趣味，又叫人欢喜。

太守共有六位如夫人：什么醉绿、眠云、漱霞、楚岫、巫云，却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。外加飞红在六年前又生下一位公子哥儿。取名安邦；这一下，莫说朱太守把个飞红宠上天去，便是夫人荣氏想起朱门有后，也便把个飞红另眼相看。这飞红原也有可宠的地方，脸庞儿俊俏，眉眼美秀，固然可以颠倒夫主便是她知书识字、能算会写。偌大一座府第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全是这位如夫人看管照料。那合家三四十个丫环小厮，外至门公奴仆，不敢彻一句诳，漏一点水儿，这是何等的才干！哪由得朱太守不宠爱她？如今在内室家宴，朱太守正中坐着，左肩下是安邦公子，右肩下是娇娜小姐，荣氏坐在上首，飞红坐在下横头，那醉绿、眠云、漱霞、楚岫、巫云五位姬人，一字儿陪坐在下面，传杯递盏，说说笑笑。吃过几巡酒上过几道菜，那楚岫便抱着琵琶来，眠云吹笙，漱霞吹箫，巫云拍板。醉绿便顿开了珠喉唱道：

清明寒食踏青游，生小娇怜未解愁；买得扬州花线髻，时新样子斗梳头。曲槛低垂湘竹帘，分明窥月见纤纤；丛头鞋子红三寸，金线编成小凤尖。丛桂中秋始作花，一宵香露浸冰纱；不嫌风露中庭冷，坐向三更看月华。小庭雨过碧萋萋，采撷群芳各自携；斗草归来香径里，裙花处浣芹泥。



她唱一段，朱太守赞一声：好鲜艳的句子！醉绿把四阙唱完，太守便问：是谁做的新诗？谱在这金貂换酒的曲子里，分外觉得婉转动人。醉绿见问，不敢隐瞒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这是娇娜的新诗，谱在曲子里，婢子们在三日前才唱得上嘴呢。”太守听说自己女儿做的诗，喜得他笑逐颜开，忙伸过臂儿去，握住娇娜的手，笑说道：“好孩子！难会你做出这好句子来。”说着，回过头去对飞红说道：“你去把那翡翠砚儿拿来。”那飞红听说，便带了一个丫环，转身进房去；停了一会儿，见果然捧出一个黄缎子包裹的匣子来，交在太守手里。

太守随手递给娇娜，娇娜接过去，打开包裹来看时，见里面一个玉匣，匣子里面端端正正的嵌着一方翡翠砚儿，光润翠绿。娇娜用纤指去抚摩着说道：“这可爱的砚儿，爹爹赏了孩儿吧！”朱太守含笑点头说道：“好孩子！你拿去好好的用着，多做几首好诗罢。这是咱在五年前，从海南得来的；虽算不得稀世珍宝，也可算得贵重的物品了。藏在箱子里，几年来不舍得拿出来，如今便赏了你吧。”娇娜听了，喜得忙袅袅婷婷的站起身来，向他父亲道了万福。飞红在一旁接着说道：“小姐得了这砚儿，从今以后做起诗来，不但是句子精，意思新；将来嫁了姑爹，眼见你两口儿酬和到天明呢！”娇娜听了，羞红满面低低啐了一声，朱太守撑不住哈哈地笑起来。

在这笑声里，便走上一个大丫环来说道：“汴梁申家的公子来了！”荣氏听了，由不得欢喜起来，一迭连声地说：“快请进来吃酒！想他千里迢迢地跑来，肚子也饿了。”那大丫头听了，急转身传话出去；这里五位姬人和娇娜小姐，听说有陌生人来了，忙回避进去。停了一会儿，软帘一动，只见玉立亭亭的一位哥儿，趑趄屋子来；抢步上前，向朱太守夫妇两人请下安去。荣氏伸手拉在怀里，一边握着手，一边唤着：“好孩子！”又问他：“路上辛苦吗？家里父母都健康吗？”那哥儿一一都回了话。飞红送三把椅子来，便在荣氏肩下坐着。丫环送上杯筷来，荣氏不住的劝酒劝菜。吃过几杯，朱太守说：“甥儿在此，都是一家人，快唤他姊弟二人出来陪表兄吃酒。”飞红听了，急进里屋去，把安邦拉了出来。他表兄弟二人拜见了。荣氏指着飞红对他外甥说道：“这是你舅父的爱宠，也便是我家的泼辣货！好孩儿，你也见识见识。”这哥儿听说，原知是庶舅母，便也上去行了半礼；慌得飞红拉

唐 官 情 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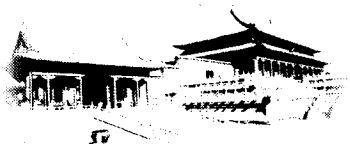
住袖子，连说：“哥儿折杀我了！快莫这样。”又笑着说：“六年不见，哥儿出落得这样风光了！可记得六年前在我家做客的时候，常常爱溜进屋子来瞧人梳头，又在镜子里看人搽胭脂？我那时初来，见了哥儿还十分怕羞呢；现在我孩儿也养得这般大了，哥儿若再来瞧我梳头儿，我便把哥儿和抱自己孩儿一般抱在怀里呢！”

荣氏听了笑道：“了不得！泼辣货又显原形了！”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。笑声未住，只见两个丫环拥着娇娜小姐出来；上下穿着锦绣衫裙，打扮得珠围翠绕，粉光红艳，把人耀得眼花。荣氏说：“快过来拜见了申家哥哥！”那申厚卿听说，早不觉站起身来，抢步上前，在娇娜小姐裙边深深作下揖去，他二人对拜着。

这一对玉人儿，面貌都长得俊俏动人。厚卿抬起头来，禁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的溜了一眼；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忙去母亲肩头坐下，厚卿也归了座。说道：“俺们五六年不见，妹妹越发长得和天仙一般了！怪不得我家三妹子天天在家里少也要念三五回娇娜妹妹呢！”飞红接着说道：“哥儿既说我家小姐是天仙，方才你为什么不多拜她几拜呢！”一句话说得朱太守和荣氏也撑不住笑了。娇娜羞得坐不住身子，悄悄地扶了丫环退进内房去了。

这里朱太守问些路上的情形，厚卿说：“此番出门，一来是奉父母亲的命，特意到舅父舅母前来请安的；二来待到明年春天，就近去赶一趟考。但是甥儿一路下来，看了种种情形，把我肚子裡的功名之念，也挥去了大半！”朱太守听了诧异起来，忙问：“外甥，你为什么要灰心？”厚卿回答说：“舅父谅来也是知道的，如今圣天子，一味耽玩声色，任凭那班奸臣，播乱朝政，把国事弄得糟而又糟。这还不算，从来说的，‘民为国本，本固邦宁’；如今据甥儿沿途目击的情形，那百姓们吃的苦，胜过落在十八层地狱里。这样的糟蹋人民，不是甥儿说一句放肆的话，恐怕这隋朝的天下，也是不久长呢！”

朱太守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这情形，老夫做到命官，岂有不明白之理？无奈上有杨素虞世基一班奸臣，横行当道，愚弄天子；老夫区区一个太守，也是无能为力。但说虽如此，朝廷昏乱，外甥功名也是要紧；将来得了一官半职，正可以替朝廷整顿国政。”厚卿听了，只是摇头。荣氏伸



手抚着厚卿的肩头说道：“好孩儿！你路上到底见了些什么，叫你灰心到这步田地？”厚卿说道：“舅母却不知道，甥儿住在汴梁，耳目甚近；所有皇上一举一动，甥儿都知道。当今杨帝自从第一次游幸江都以后，回宫去日夜不忘记扬州的风景，再加一班后妃奸臣的怂恿，便要第二次游幸江南；又因皇帝受不得路上的寂寞，要尽将宫中妃嫔带去，预备尽情游玩。又因嫌京城到扬州一路旱路，来往辛苦，便打算从水路走去。从京城到扬州，并没有河道可通；若要走水路，除非漂海过去。皇帝带了后妃漂海，究竟是一件危险事体，便有那凑趣的国舅萧怀静，出了一个主意：说大梁西北方原有一条旧河道，秦朝时候大将王离曾在这地方掘引孟津的水，直灌大梁，年深日久，如今拥塞不通，现在只需多招人夫，从大梁起首，由河阴陈留雍兵宁陵睢阳一带地方从新开掘，引通孟津的水，东接淮河，不过千里路程，便可以直达扬州。

“杨帝心中正因司天监台官耿纯臣称睢阳地方有王气隐隐吐出，上冲房屋，需天子亲临压制；如今听说可掘通睢阳地方，可以掘断王气，将来临幸到睢阳，又不愁不把王气压住；便立刻下诏，传征北大总督管麻叔谋做开河都护，又传荡寇将军李渊做开河副使。这位李将军，正是正直君子，他知道开河的事是要坑害生灵的，便推病辞职；皇上又补传了左屯卫将军令狐达，充了副使，在汴梁地方立了开河公署。各处颁发文书，号召人夫。不到半年工夫，已招得丁夫三百六十万人；另选少年有力的人，充节级队长，监督工程。可怜连那老人小孩和妇女，都被官家拉去，专做浇饭挑水缝衣洗濯等事务：一共掳去五百四十三万人，一齐动工。那班丁夫，既被官家捉去，有那节级队长手里提着刀棍督看着，早夜不休的做着苦工；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掘去，一天到夜，不敢偷懒，各个弄得腰酸背痛，力竭筋疲。若稍稍迟延，不是捆了重打，便是绑去斩首。看他们在那里做工，人人脸上露着惊慌的颜色。

“每日天未大亮，便要动工，直掘到天色乌漆一般黑，才许住手。夜间又没有房屋居住，河边草地，随处安身。晴天日暖，还勉强可耐；若遇到雨雪天气，那班人夫便直立在大雨地下，不住地向烂泥地上爬挖，弄得浑身沾满了泥土，好似泥鳅一般。不多几天，那班人夫究竟都是血肉之躯，如何能敌得风寒雨雪？早不觉一个一个的病倒了。无奈那管工的官员，凶狠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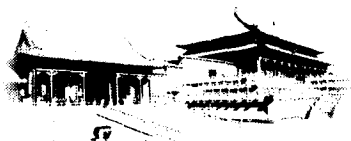
唐官情史

分；任你病倒像鬼一般，也不能逃避工作。而且越是害病的人夫，越是无力工作；那班队长见了无力工作的，越是打得凶恶。皮鞭下去，一条一条的血痕，打得那班人夫和鬼一般的嘶叫着。那河道里，每天倒下去死的人。横七竖八，满眼都是。这情形看在过路人的眼里，任你是铁石人也要下泪的。可恨那班督工的官员，只顾官家工程，不顾百姓性命；那班丁夫死了一批，又补拉上一批。后来死的愈多。拉的人也愈多了。

“一处地方，能有几多精壮的男子？看看那男子拉完了，只得将那老幼妇女一齐拉来搬泥运土；便是住在乡僻小地里的小家妇女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免得。那班老弱妇女，越发熬不起苦；不多几日，便死了无数。那尸身填街塞巷，到处哭声不绝。甥儿一路下来，只在死人堆里走出。有那心肠软些的县官，便另雇人夫，借用开河道装泥土的车子，先将尸骸搬运到荒野地方去埋葬；一天里边，还是埋的少，死的多，一路来，北起河阴，南至雍丘；那抬死人的和抬泥土的，相伴而行。舅母请想想，这种凄惨的情形，果然是那做官员的凶狠暴厉；但若遇到圣明当道，不贪游乐，虽有奸臣，也无可凭借了。如今昏君在上，奸臣在下，甥儿是生性憨直的，便是考取了功名，得到一官半职，在奸臣手下讨生活，也绝弄不出什么好处来；倒不如埋头读书，不求功名，养得才华，待他日去辅佐圣明。不啊，仗着书生的本色，去上他一本万言书，尽言竭诚，也不失为一个忠义的秀才。”

朱太守听了，拍着他外甥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！只怕举世浑浊，一人独清，你上了万言书，非但得不到好处，反惹下大祸来，倒不是玩的。我劝你还是莫问是非，多喝几杯酒罢！”说着，招呼丫环替厚卿斟上酒，舅甥两人，传杯递盏，欢笑痛饮起来。朱太守这时有了七分醉意，便吩咐把五位姬人唤出来，说：“今日甥儿在此，不可不求一乐。甥舅和父子一般，原不用什么避忌，你们快拣那好的曲儿弹唱起来。”一句话未了，那巫云、楚岫、醉绿、漱霞一班姬人一齐调弄乐器；眠云趁着珠喉唱一曲醉花枝，巫云也唱了一折凌波曲。

这凌波曲是说甄后的故事，朱太守作了，亲自教给眠云的。曲词道：“燃荳箕，釜中泣；乘飞凫，波中立，有心得，无心失。杀贼今年为此奴，沈水神交梦有无？父兄子弟争一偶，独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妇！”一句一折，折到高处，余音娓娓绕梁不断。朱太守听唱自己做的词儿，衬着娇喉，愈觉得意，



早不觉连喝三大觥，酩酊大醉！飞红上来，扶着太守卧卧房睡去。这里荣氏见丈夫出了席，便招呼五位姬人一齐坐下吃酒。这一群姬人，各个都是绮年玉貌，爱说笑游玩的；见了申厚卿是一位公子哥儿，品貌又美，性情又和顺，谁不要和他去兜搭？大家抢着你一杯我一杯劝他的酒。

厚卿原是大酒量，越是多吃了酒，越是爱多说话儿。那班姬人问他：“哥儿在京城地方，可有宫里的新鲜故事讲几桩给我们听？”厚卿听了，忙丢下酒杯，连说：“有，有！如今的杨帝，原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他在宫中干的风流事体多呢！文帝原有两个儿子，都是独孤太后所生；大儿子杨勇，早年立为太子，第二个儿子，就是当今皇帝。当时取名杨广，先封晋王，出居晋阳，无奈杨帝久有谋夺皇位的心思，他虽封藩在外，却时时行些贿赂，尽些小心在文帝的近臣身上。那班近臣都替杨帝说好话，杨帝也时时进宫去，在父王跟前尽些孝道。独孤皇太后原是宠爱小儿子的，又时时在文帝跟前替杨帝说话，杨帝又结识上了越国公杨素，里外合力，生生的把一位无罪的东宫废了，改立如今的皇上做太子。那杨帝改往东宫，天天在先帝宫中厮混。

“当时有一位陈氏宣华夫人，原是先帝所宠爱的，夜夜召幸；先帝已是年老了，又在色欲上面，不免有些过度。不多几天，弄出一身病来。宣华夫人和先帝正在情浓，见先帝有病，便日夜不离，侍奉汤药；那杨帝也要博一个纯孝的名儿，时刻在父皇龙床前周旋。这时杨帝和宣华夫人天天见面，他见宣华夫人的打扮，黛绿双蛾，鸦黄半额；蝶练裙不长不短，凤绡衣宜宽且窄。腰枝似柳，金步摇曳翠鸣珠；鬓发如云，玉搔头掠青拖碧，雪乍回色，依依不语，青山脉脉；幽妍清倩，依稀是越国的西施；婉转轻盈，绝胜那赵家合德。艳冶销魂，容光夺魄。真是回头一看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荣氏听了笑说道：“痴孩子！美便美罢了，念这一大段酸词儿做什么？”

厚卿自己也觉好笑，说道：“甥儿也是随嘴念念罢了；总之一句话，杨帝是一个好色的人，他在宫里天天和美人厮混，岂有不动心的道理？有一天，杨帝进宫去问候先帝病情，正在分宫路口，遇到宣华夫人，他便抢上前去深深一揖，趁势把袍袖在宣华夫人的裙边一拂。裙底下露出宣华夫人的小脚儿来。宣华夫人见此情形知道杨帝来意不善，急回身找路走时，早被杨帝上前来把身子拦住。嘴里说什么：‘俺杨广久慕夫人仙姿。今日相逢，实是天

唐宫情史

缘！倘蒙夫人错爱，我杨广生死不忘！’这些丑话，他竟涎皮涎脸的向宣华夫人怀中扑去，吓得宣华夫人不敢从分宫路走，依旧转身向文帝的寝宫中逃去。文帝这时正病得气奄奄，昏昏沉沉的睡着；宣华夫人被炀帝追得慌张，急忽忽的逃进寝宫，不料头上一枚金钗，被帘钩抓下，恰巧落在一只金盆上面，当地一声响，猛地把文帝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

“这时宣华夫人已走近龙床，见她气喘吁吁，红晕满脸；文帝是久病的人，易动肝火，见了这情形，使怒声喝问。宣华夫人知道事情重大，便低着脖子不敢做声。文帝看了，愈加怒不可抑，颤着声儿喝道：‘什么事如此惊慌？快快说来！你若不说，便当传内侍立刻赐死！’宣华夫人见自己到了生死关头，没奈何只得跪倒在龙床前，一面淌着眼泪，慢慢的把炀帝调戏她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文帝不听犹可，听了这话，气得他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；挣了多时，才挣出一句：‘这淫贱的畜生！’一口气转不过来，便晕倒在龙床上。宣华夫人慌得忙抱住文帝的身体，大声哭喊起来；一时里那独孤皇后和三宫六院的妃子，统统赶进寝宫去，炀帝也得了风声，只是不敢去见父皇，却躲在寝宫门外探听消息。这里文帝隔了多时，才转过一丝悠悠的气来。见了独孤太后，便拿手指着太后的脸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‘全是皇后误我，枉废了吾儿杨勇！’又一迭连声说：‘快传旨宣杨素进宫！’”厚卿说到这里，觉得口干了，便擎起酒杯要向嘴里倒。荣氏忙拦住说：“冷酒吃不得，快唤热酒来！”这才把他的话说打断。



第二回

金盒传来子占父妾
凌波步去依夺郎心

原来炀帝初登帝位，六宫新宠，真是应接不暇；在萧后跟前，又需周旋周旋。又因子占父妾，给旁人看见，究属不妥；故意延挨到夜静更深时候，悄悄的来会宣华。